

林散之傳

上海三联书店

我生

我生殊自奋 伏案作书佣

墨水三千斛 青山一万重

途长伶病马 技末感雕虫

抚剑时吹映 风声振大韁

作书

不随世俗任孤行 自喜年来笔墨真

写到灵魂最深处 不知有我更无人

凉夜

短鬓何堪同露白 凉云无那向人黄

素娥不识霜华冷 偏照今宵一夜长

王广汉 著



王广汉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林散之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散之传 / 王广汉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1

ISBN 978 - 7 - 5426 - 2429 - 1

I. 林... II. 王... III. 林散之(1898~1989)—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423 号

林散之传

著 者 / 王广汉

特约编辑 / 张民权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传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望新印刷厂印刷

版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3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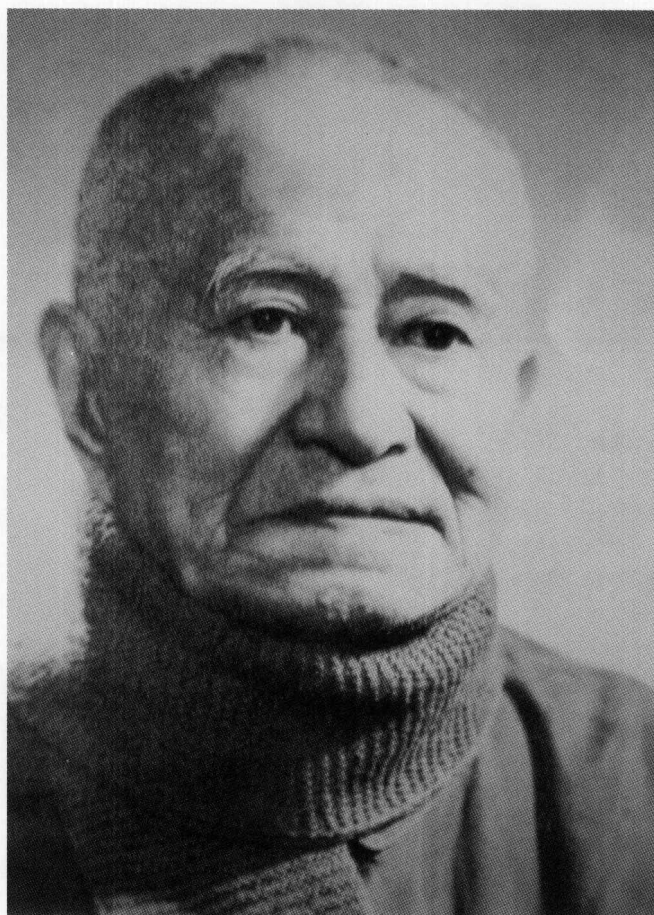
印 张 / 17

印 数 / 1—6000

ISBN 978 - 7 - 5426 - 2429 - 1

I · 303 定价: 32.00 元

東方臥曉
風素遠遙
猶在
心外
不
知



林散之先生像

序

夏明钊

我第一次知道林散之这个名字，是在哥哥夏明典先生的住处。哥哥虽深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从未见过他的住处有什么字画；这次却意外地出现了，是用浆糊粘贴在墙壁上的一幅字，好像写的是一首诗，字写得极其潇洒、自然、独特，并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悠然的神韵，落款是“林散之”。确切的时间是不记得了，也许是“文革”后期，也许是“文革”前；字是写在一张质地并不见好的宣纸上的；但那名字却从此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从友人那里、从乡亲处、从媒体上也渐渐得悉林散之的一些情况，这才对林散之的印象逐渐加深起来。

使我对林散之及其艺术有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了解，则是在读了王广汉先生的这本传记以后。这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扎实的、有相当深度的学术著作。可以想见，著者为此耗费的心血一定是很不少的。

传记材料丰富，内容翔实，取舍亦精当。整个构架是好的。叙述平实，却活泼多姿，衔接巧妙自然，不少地方有传奇味，许多章节像优美的散文，特别是遣词造句十分讲究，显得颇有诗意而且隽永，加上必要的点拨和评析，常令人怦然心动也。

贯通全书的学术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林散之的伟大艺术实为林散之生命的体现，是林散之生命的追求，心灵的依托，所以才能成就他的“三绝”，成就他的高寿；若是为名为利，则纵是天才，怕也难以成功呢。所以，传主心灵与自然、艺术的融为一体，简直就贯通了整部传记，尤其是第四章和第八章表现得最为鲜明。正因为抓住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事物的根本”（马克思语），所以作为艺术家的林散之的形象也就鲜活了起来。

我又想，这也许正是著者写作本书的旨趣所在；或者可以换个说法，这也正是著者本人的精神追求！要不然，你就无法解释，在当下这个社会风气比较浮躁的时代，早就年逾古稀的著者竟能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写作这部传记；要不然，你也无法解释，作为一个学人的著者在采用资料时的令人感动的诚实；你也许还无

法解释,著者对艰深艺术诠释时的颇带感情色彩的得心应手和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激情,此种激情正表达了著者在写作时的忘我与欢欣……

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由此常常联想到“幸福”的关键:有钱,不一定幸福;有权,不一定幸福;有名,不一定幸福;年轻貌美,也不一定就幸福。我想,幸福是永远属于那些有着健康精神追求的人。

《林散之传》,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幸福观。

不过,《林散之传》也还存有缺陷:某些评论虽可窥见著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却略嫌枝蔓;如何使传主更具立体感,使其更丰富、更复杂,也更深刻,似也值得著者深长思之。

2006. 11. 11, 于合肥寓庐之望云斋

题 记

我是认识林散之的,但没有奢望过研究林散之,更没有想到能为林散之作传。

1991年12月3日,林散之的二女儿林苻若和女婿李秋水两位先生,寄赠给我一册《江苏省近现代人物第三集·江苏省文史资料第42集——林散之》新版书;在这以前,两位先生还送过我一册由南京教师进修学院印制的《江上诗存》。在阅读过程中我逐渐地对林散之的生平和艺术成就产生了兴趣,开始搜集林散之的资料,参观他的纪念馆和艺术陈列馆,与友人谈论林散之的话题也多了起来,毕竟这里——安徽省和县,是他的祖居地,他在这方土地上生活过。

199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合肥遇见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恒铭先生,田先生是和县乌江人,是研究林散之的学者。在他的著作《拾穗集》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林散之的文章。他鼓励我为林散之作传,他说现在坊间有关林散之的著作,许多还处于初始阶段,有些评述意在搜奇猎异,不能全面反映林先生人品和艺术的深厚内涵,需要有人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我与田先生相识于青年时期,大约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那时候我们都在和县这座小县城里工作,都是属于爱好“舞文弄墨”的一族。以后,他学有专长,被调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成了一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精力未衰,也很想做一点事情,以寄托自己的精神、追回逝去的梦想,便答应做些尝试。

不久,田恒铭先生为我送来了两大册有关林散之的研究资料,是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搜集的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林散之的文章剪报和一些文书档案复印件,其中有一些是他自己写的随笔、札记等,其中有一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田先生和安徽省原文化厅厅长戴岳,一起到南京看林散之书画展,戴岳早年是刘海粟在上海办的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懂书法。在回合肥的途中,谈了对林散之书法的看法,他说:“林的书法,骨多而挺坚,犹如山间岩石缝里长出来的

葛藤，内涵极富，有极大的力度。”当天田先生回到合肥以后，时间已经很晚，第一件事，就是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做了追记；注明了时间、地点，抄录后装订在送给我的册子里。其执著认真的精神，实在可佩可钦。

光阴荏苒，忽忽，寒暑经历了十次轮回。我爬梳资料，阅读书籍，孜孜矻矻，晨昏相与，循着林散之生平的轨迹，蹒跚而行，时有力不胜负的感觉。1998年6月，忽闻，在一次车祸中，田恒铭先生横遭罹难，消息传来，使我十分震惊。想起先生对撰写林散之传的嘱咐和寄来的相关的资料，其信赖和深厚的情谊使我顿时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似乎觉得，在冥冥中的田君，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这时，我的一切艰辛和犹豫，便悄然退去了。

1980年代初，我曾经两次拜谒过林散之。他怀中倚着一根藤杖，坐在一张书桌前接待我，我相向而坐。他知道我是从和县去的，便拿起了桌上已准备好的纸笔，写字向我询问和县的年景和人民的生活。我依次就我所知，用笔做了回答。我虽然没有刻意去向他求字，但还是得到他一张署名的条幅。两次谒见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和他对和县人民的关注，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感激的心情，如此而已。时过境迁，当时的情景已经渐行渐远。

现在要我拿起笔来为他写传，要进入到这个世纪老人的精神世界，要解读他的艺术成就，展示他的道德文章（艺术）以及对我们当前的这个世界以及以后的世界的影响，对我这个身居偏远小邑、知识面又比较窄狭的人来说，真像是挑着千斤的重担，去攀登海拔8000多米的珠峰，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象。我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日夜地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学习，遇到一些非学习能解决的困难，我就写信或打电话去询问二姐（我这样称呼林荇若）和李秋水先生。

对于林散之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人耕耘着这块园地，有不少成果问世。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或者用新的视角去解读林散之这个当代艺林伟人，是这本书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林散之的次子林昌庚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郑重地向我提出：要努力求新。

万里山川的远游，对林散之一生，有着重要影响，这是林散之一生中的一个大手笔，是在他精气神最为旺盛、求艺心情最为迫切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次远游，真切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他的勇气和他的智慧。写好运游，对认识林散之至关重要，写好运游，他的精神世界就会鲜活起来，就会有形象，就会有声容，就会有笑貌。就像他自己，每当谈起远游时，就情绪昂扬、眉飞色舞。

为写好这一章，我以他的《漫游小记》作引子，参照《江上诗存》中的远游诗词和《写生画稿》的残卷，跟随着林散之的步履，查阅了他所游历过的所有景点、景区的人文、地理资料，尽量贴近林散之，将他在远游时未曾了解的背景交代清楚，未能展开的历史叙述明白，在忠实于传主、谨守真实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着力渲染他在

远游中展现的不畏艰险的睿智和风姿。我用了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近七万字的《西游记事》,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次十分艰难的长途跋涉。

游历太白山,是林散之远游中精华之精华。在那个兵匪横行、交通闭塞,许多地方近于原始(荒芜)状况的年代;在那个冰雪连天,没有人迹甚至连鸟踪都没有的茫茫雪域和无尽的林海之中,他奇迹般地征服了这座横亘于天地间、迫使飞鸟断道的大山,超越了自己生命的极限,做出了在同等条件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险游历:“噫吁戏!危乎高哉!”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咋舌。但是,如果不能对太白山险恶的情景做出必要的交代,不能对他所经历的生存空间做合理的铺陈,这个点睛之笔,便会显得苍白,就不会呈现出迷人的色彩。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补充资料,不了解太白山情况,叙述起来,就不能得心应手。我正在为此事不知所措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机缘,在一次购物中,居然在商家给我的包装纸上发现了一张《中国体育报》,其中刊登的一篇《凶猛的太白山》特写,篇幅长到报纸的一个整版又三分之一,详尽地介绍了太白山的情形,其中一些段落,是林散之诗文中提到、但却没有详细叙述的地方。有了这份材料,我不仅了解了太白山的大致情状,而且可以与林散之的诗文相互映衬、时空互换,使太白山的特有形象更加突出地凸现出来。当时我兴奋地捧着这张满是皱折的报纸,真有点像是佛家弟子一样,嘴里默默地念着:“南无……南无……”

现在,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将这本传记捧出来,献给我的友人和读者。我知道,它还十分稚拙,还远远没有达到一部成功传记的要求,甚至还有不少错误,我准备倾听、恭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一匹弩马,在奔向一座奇伟、瑰丽,而又充满艰险的高峰时,其勉为其难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它,既显得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又很难达到理想的终点。对此,我只能无奈地说一句,我已经尽力了,我的朋友!

王广汉

2006年3月27日

序	夏明钊
题 记	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家乡和家世	1
二、古镇乌江	3
三、少年时代	6

第二章 求师记

一、金陵学艺	16
二、乌江两先生	19
三、恩师张栗庵	23
四、沪上求艺	33



第三章 江上草堂

一、分家	40
二、经营猴山	41
三、读书习艺的乐园	46
四、艺术创作的摇篮	50
五、高品位的“文化沙龙”	54
六、传道授业的“鹿野苑”	57

第四章 西游记事

一、从孝义到嵩山	61
二、风雨洛阳城	66
三、西岳·博台、苍龙岭	68
四、西京谋划	73
五、“曾登太白”	78
六、陕川道中	86
七、蜀中三月	91

第五章 战争年代

- 一、无端风雨 98
- 二、生民之多艰 100
- 三、地下的火焰 106
- 四、双城记 110
- 五、经行 113
- 六、“中央来了更遭殃” 116
- 七、西隐寺论道 118
- 八、奇砚缘 121

第六章 圩董·“江浦令”

- 一、圩董 125
- 二、炼狱 128
- 三、合肥驿站 132
- 四、“水部郎”(上) 134
- 五、“水部郎”(下) 138
- 六、《江浦春修图》 139
- 七、金苹果定律 142
- 八、亚明夜访 144

第七章 玄武湖畔

- 一、好风送我过江来 148
- 二、湖上情思 151
- 三、黄山寻根 156
- 四、奇境觅空灵 160
- 五、金陵四书家 163
- 六、十竹斋 168
- 七、“林家铺子” 171
- 八、太极拳及其他 174

第八章 燃烧的荆棘

- 一、妻子盛德粹病逝 178
- 二、扬州·南京·扬州 184
- 三、归江上 190

四、洁白的里程碑	193
五、赤县扶桑两地连	196
六、求书者	202
七、百子亭抄诗	204
八、荣宝斋聚会	206
九、1976 年之大悲喜	210
 第九章 金顶佛光	
一、“到冀州”	212
二、金色的秋天	215
三、学者林散之	219
四、诗人	221
五、国家一级美术师	226
六、20 世纪杰出的书法家	232
七、曲子词、楹联和其他	236
 第十章 雄笔映千古	
一、黄昏颂	242
二、“生天成佛”	246
三、无尽的思念	248
四、雄笔映千古	253
 余 绪	256
 林散之年表	258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家乡和家世

林散之的先祖，居住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白姓塘七棵松。世代以捕鱼为业。寒来暑往，日月星辰，湮没了一切。到了他的祖父，为了寻求鱼类资源和便于进入市场销售，于清朝同治年间，举家迁徙到紧靠长江边上的一个水网之乡，江苏省江浦县的蒲塘（现属南京市浦口区）。这里鱼类资源丰富，离乌江镇只有二三里路，可以依托为捕获鱼类的销售市场，而且古镇的文化氛围，对林家，特别是林散之的成长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蒲塘这地方，据说曾是清朝政府围剿太平天国“天京”时的江北大营。至今许多村庄，仍然沿用着“营”的称谓，如周营、林营、沈营等。地方居民也说：先民们是清军在取得围剿太平军胜利后，被编遣的兵勇。因此，民风强悍，动辄斗殴，村庄的田头地角，都是人们练功角武的场所。林家是一个外来户，要在这里扎根，更需要武功的支撑。林散之父辈，兄弟三人，除他的父亲年龄尚小未学武功外，他的大伯父、二伯父，都有一身武功。尤其是大伯父林成兴，臂力过人，平时舞枪使棒，十分骁勇。因为年少气盛，有时免不了遭惹一些是非。18岁那年，被人暗算，仇人将他捆绑在一块磨盘石上，投入江中。由于他是渔民出身，水性好，加上投水时，有人暗中相助，将绳索结成了活结，使他能在深水中，解开绳索，潜水逃脱。这时正值清军与太平军、捻军征战时期，清室元气未衰，将士尚能用命，尤其是汉族将士的介入，使强盛一时的太平军终归失败，于是便有了“同治中兴”。林成兴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凭着他的武功，他的机智，又因亡命他乡，一腔愤懑情绪全部集中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连年征战，屡建奇功。在军中，他与九人结为兄弟，他年纪最小，被人称为林老九，后称为“九帅”，取字邦治。被清政府封为建

威将军，赐号“巴鲁图”，官居山西镇台。“巴鲁图”是满语“勇士”的称谓，相当于当今颁发的一枚“勇士”勋章。

林成兴发迹，不用说，林家也就兴盛起来。不久，便在江家坂村，择地兴建了一座官邸，前后共三进，加上两边的厢房，共有四五十间瓦屋，青砖灰瓦，油漆门庭，在当地算得上是一座赫赫规模的“大宅门”了。同时又置办了一些田产，由二伯父林成璧掌管经营。

宦海沉浮，不可预计。后来林成兴，又一次遭仇家暗算，死于任上。林家旋即衰落。就在这个既兴即衰的林家大宅内，1898年，农历十月七日，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他就是林散之。

他的出生，并没有特别异样的光彩，普普通通，似乎还有些生不逢时。如果早生几年，林镇台生了一个侄子，地方官员一定要来祝贺，也会给地方掀起一阵旋风，现在除了给林家三房带来一些喜悦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无声无息。

林散之的祖父，有三男一女。大儿子林成兴，投军以后，家中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林成璧、三儿子林成璋为孪生；女儿出嫁到江浦县城。由于林成兴建立了功业，改变了林家的地位，使林成璧和林成璋都有了读书的机会。林成璧在读书的同时，还投师继续练习武功，林成璋也有条件不理庶务，“惟以读书消遣”。俨然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少爷了。

江家坂的大宅建成以后，林成兴将夫人和儿子送回原籍。夫人姓柴，山西人，思想很传统，逢年过节，或者自己的寿辰，她都要穿上清朝皇帝诰封给她的服饰，接受家人的朝拜。一直到林成兴死后，还一直保持着这种礼仪。随同柴氏夫人一同来到江家坂村的，还有一个护院的镖师谭师傅和一匹建立过战功的白马，以及饲养白马的马夫。三房人丁，加上各房的佣人，共有三四十人。

林散之呱呱坠地后，睡在母亲为他准备的襁褓里。林成璋已经36岁，中年得子，十分欣慰。

林成璋曾娶妻黄氏，生两女，黄氏病故后，与和县城内吴氏之女成婚，就是林散之的母亲。按当时的习俗，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向吴门去报喜；林家的祖莹在乌江七棵松，也要去祭祀一番，告诉列祖列宗，林家的三房，有了传人。

在林成璋三兄弟中，大哥林成兴，有一个儿子，二哥林成璧，有三个儿子，林散之诞生的时候，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于是便有了一个乳名叫“小五子”。这也是他以后被乡里称之为“林五先生”的根据。

林散之的四位叔伯兄弟，限于篇幅，不一一尽述。但是从林散之早年的几首诗中，可以看出，四位兄长，都是读书人，有的还颇有成就。他追述他的长兄和仲兄的诗是这样写的：

我家有长兄，古道尚真朴。
平生肆文章，不徒矜口角。
如彼园中蕉，深境层层剥。
又如窗前菊，寒香不可濯。
嗟嗟乏真赏，末世多俗学。
献此适招尤，何如藏真璞。

（原诗“长兄”下有注：林介存）

读诗知道这位“长兄”可能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耿介之士。不知是否是那个镇守雁门三关的大伯父林成兴的儿子。在另一首诗里，他写道：

仲兄字静泉，娟娟绝可怜。
读书秋树里，不逐世婬妍。
书画有真力，三昧追先贤。
走笔成风雨，落纸生云烟。
聪明惜不寿，物化正华年。^①

（原诗注：亡兄，林以濡，行二。）

可以看出：这位“仲兄”，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读书人。诗文书画，都很精当，对林散之有着很深的影响。林散之在诗中为他的过早去世，深深叹息。清代，不少官宦人家，都是从马背上起家，而又以诗书传家的，林家走的也是这条路子。

二、古镇乌江

林散之出生地在江家坂，属于江苏省的江浦县。籍贯是安徽省和县七棵松。在江苏省和安徽省的结合部。几十年来，他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里，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文化艺术作品，传播着文化艺术的种子，培养和结交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界的精英，为促进和发展苏、皖两省地理亲缘关系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苏皖两省的结合部，有一座古镇，叫乌江镇。离江家坂和七棵松，都只有几华里路。比较起来，江家坂离乌江镇还要近些。林散之的前半生，是以乌江为轴心，进行学业、艺术活动的；以乌江为基地，开始他的人生旅程的。因此笔者在这里要多花一些笔墨，介绍一下乌江这个古镇的情况，这对了解林散之的成长和文化

背景,将是十分有益的。

据光绪《直隶和州志》记载,乌江在东晋时期,即设置为县,隶属于和州。明洪武年间,和州改为直隶州,属明王朝的中央政府,乌江才改县为镇。做为县郡,乌江前后延续了1200多年。

因为有秦末汉初的一场战争,一个失败了的英雄、西楚霸王项羽在这里割下了自己的头颅,留下了一段躯干和一堆衣冠,由此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无限关怀,写下了大量诗歌文章和楹联,或总结这次战争的得失,或评价项羽的是非,为这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遂使乌江名扬天下。

1982年,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安徽视察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吟诵了关于霸王的历代诸多诗篇中的两首诗。一首是唐杜牧的《乌江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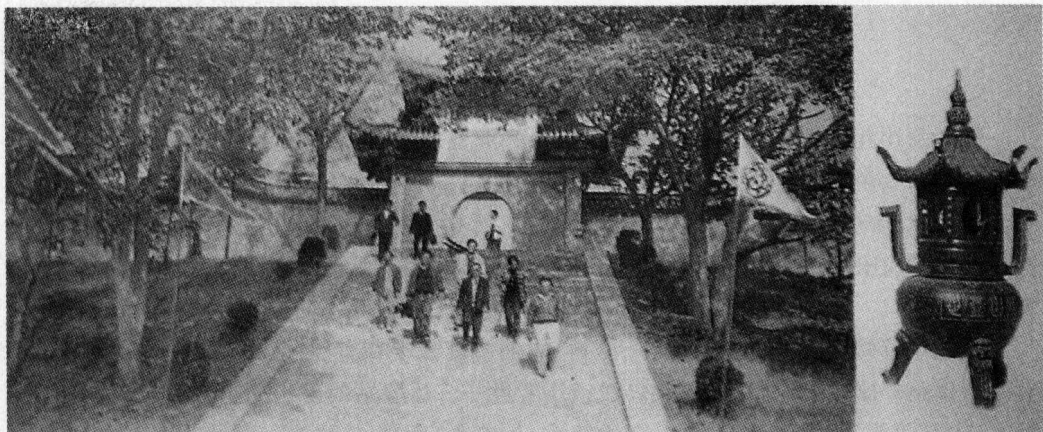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另一首是宋王安石的《题乌江项王庙》: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两首诗,为项羽失败后的走向,各置一辞,很能启发人的思考。胡耀邦嘱咐将这两首诗镌刻在享殿之内,鼓励人们对这两首不同观点的诗展开议论。^②

林散之自幼就经常出入于霸王祠,当然不能无诗。他的《江上诗存·论项羽》一诗中,这样写道:



和县乌江霸王祠